

扬州地方文献丛刊

扬州著述录

YANG ZHOU ZHU SHULU

曾学文 点校

广陵书社

扬州地方文献丛刊

扬州著述录

Y

SHU LU

曾学文 点校

广陵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扬州著述录 / 曾学文点校. — 扬州 : 广陵书社,
2011. 12

(扬州地方文献丛刊)

ISBN 978-7-80694-776-0

I. ①扬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古籍—汇编—扬州市
IV. ①Z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47502号

书 名 扬州著述录

点 校 曾学文

责任编辑 严 岚

出 版 人 曾学文

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

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

邮编 225009
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

E-mail: yzglss@163.com

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280 千字

印 张 17.375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94-776-0

定 价 45.00 元

(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整理说明

扬州历代学者辈出,著述繁富。以记载扬州历史变迁、地理沿革、人物事迹、风土掌故、名胜古迹、诗词文赋等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文献亦留存甚夥,《扬州画舫录》等即为其中的代表之作。民国时期,陈恒和书林曾哀集扬郡掌故之书二十余种,汇刻成《扬州丛刻》,“于是吾郡之掌故与纪吾郡掌故之前贤皆得托以不朽”(陈含光语),为保存乡邦文献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广陵书社一直致力于挖掘地方资源,弘扬地方文化,自2002年始,复收集清代及民国典籍二十二种,整理出版为《扬州地方文献丛刊》十册,学者多以为有助于扬州地方历史文化之研究。其后,此项工作并未中辍。时隔数年,我们再约请地方文史专家,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爬梳检理,继续整理出版有关扬州地方文献。与上一辑有所不同者,本辑中多有汇编新辑之著。《扬州著述录》即为其中之一。

《扬州著述录》收录历代有关扬州的著述计二十种,依年代顺序编排,分别是:唐于邺撰《扬州梦记》,宋王观撰《扬州芍药谱》、《扬州赋》,宋陈洪范撰《续扬州赋》,明曹璿编《琼花集》,清谈迁著《北游录》之“扬州纪游”,清吴绮撰《扬州鼓吹词》,清张鹏翮撰《治下河水论》,清戴名世撰《扬州城守纪略》,清汪中撰《广陵对》,清焦循撰《广陵考》,清刘文淇撰《项羽都江都考》,清汪鋈编《扬州画苑录》,清臧谷撰《扬州劫余小志》,清芬利它行者撰《竹西花事小录》,清况周颐撰《选巷丛谭》,刘师培撰《邗故拾遗》、《扬州前哲画像记》,徐庭曾撰《扬州历代疆域沿革》、《邗沟故道历代变迁图说》。内容涉及历史地理、文学艺术诸方面,或记述史事,或汇编资料,或考证专题,或录载见闻。即如《竹西花事小录》,记载晚清青楼生活,



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扬州的历史风情,故予收录。这些著述一般篇幅不大,少者不过二千言,多者亦仅几万字。或有单独刻本传世,或收录于丛书之中,或为稿本、抄本,或散见于个人文集及其他著述中。多未曾整理,不易见到。此次汇为一编,整理刊行,可为研究者提供参考,为阅读者提供便利。

此次编辑整理《扬州著述录》,根据各书现存版本情况,尽量选择较好的底本进行标点,有其他版本者酌选参校。书中引用有关典籍原文尽可能加以核对,有疑问或订正处则酌出校记。每篇末附简短文字,简介作者、内容及版本诸情况。其中《扬州画苑录》一书,录载清代扬籍及寓扬画家五百余人传记,为便利读者查阅,特制一“人名索引”,附于书末。汇编难度可知,整理殊非易事。本编选目仅就笔者所知,且能设法寻找到底本者,挂漏之处,有待增补。点校整理尽管已耗费不少时间精力,然错讹之处恐在所难免,尚祈方家指正。

编 者

2011年5月

目 录

整理说明	(1)
扬州梦记	于 邶(1)
扬州芍药谱	王 观(4)
扬州赋	王 观(10)
续扬州赋	陈洪范(27)
琼花集	曹 璿(32)
扬州纪游	谈 迁(51)
扬州鼓吹词	吴 绮(59)
治下河水论	张鹏翮(66)
扬州城守纪略	戴名世(69)
广陵对	汪 中(77)
广陵考	焦 循(81)
项羽都江都考	刘文淇(94)
扬州画苑录	汪 鋈(98)
扬州劫余小志	臧 谷(159)
竹西花事小录	芬利它行者(168)
选巷丛谭	况周颐(178)
邗故拾遗	刘师培(212)
扬州前哲画像记	刘师培(219)
扬州历代疆域沿革	徐庭曾 汪桂森(222)
邗沟故道历代变迁图说	徐庭曾(252)
附录:《扬州画苑录》人名索引	(267)

扬州梦记

唐·于邺撰

唐中书舍人杜牧，少有逸才，下笔成咏。弱冠擢进士第，复捷制科。牧少俊，性疏野放荡，虽为检刻^①，而不能自禁。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，辟节度掌书记，牧供职之外，唯以宴游为事。扬州胜地也，每重城向夕，倡楼之上，常有绛纱灯万数，辉罗耀列空中，九里三十步街中，珠翠填咽，邈若仙境。牧常出没驰逐其间，无虚夕。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，潜护之，僧孺之密教也。而牧自谓得计，人不知之，所至成欢，无不会意，如是且数年。及征拜侍御史，僧孺于中堂饯，因戒之曰：“以侍御史气概远驭，固当自极夷涂，然常虑风情不节，或至尊体乖和。”牧因谬曰：“某幸常自检守，不至貽尊忧耳。”僧孺笑而不答，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箴，对牧发之，乃街卒之密报也，凡数千百，悉曰：某夕，杜书记过某家，无恙。某夕，宴某家，亦如之。牧对之大惭，因泣拜致谢，而终身感焉。故僧孺之薨，牧为之志，而极言其美，报所知也。

牧既为御史，久之，分务洛阳。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，声妓豪华，为当时第一，洛中名士咸谒见之。李乃大开宴席，当时朝客高流，无不臻赴，以牧持宪，不敢邀致。牧遣座客达意，愿预斯会。李不得已驰书，方对酒独斟，亦已酣畅，闻命遽来。时会中已饮酒，女妓百余人，皆绝艺殊色。牧独坐南行，瞪目注视，引满三卮，问李云：“闻有紫云者，孰是？”李指示之。牧复凝睇良久，曰：“名不虚传^②，宜以见惠。”李俯而笑，诸妓皆亦回首破颜。牧又自饮三爵，朗吟而起，曰：“华堂今日绮筵开，谁唤分司御史来。忽发狂言惊满座，两行红粉一时回。”意气闲逸，旁若无人。

牧又自以年渐迟暮，常追赋感旧诗曰：“落魄江湖载酒行，楚腰纤细掌

① 检刻，《扬州丛刻》（以下简称“丛刻”）本作“检制”。

② 传，原本作“得”，据《丛刻》本改。

中情^①。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又曰：“舫船一棹百分空，十载青春不负公。今日鬓丝禅榻伴，茶烟轻飏落花风。”

太和末，牧复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江西宣州幕，虽所至辄游，而终无属意，咸以非其所好也。及闻湖州名郡，风物妍好，且多奇色，因甘心游之。湖州刺史某乙，牧素所厚者，颇喻其意，及牧至，每为之曲宴周游，凡优姬倡女，力所能致者，悉为出之。牧注目凝视曰：“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乙复候其意，牧曰：“愿得张水嬉，使州人毕观，候四面云集，某当间行寓目，冀于此际或有阅焉。”乙大喜^②，如其言。至日，两岸观者如堵，迨暮竟无所得。将罢舟舫岸，于丛人中有里姥引鸦头女，年十余岁，牧熟视曰：“此真国色，向诚虚设耳。”因使语其母，将接致舟中，母女皆惧。牧曰：“且不即纳，当为后期。”姥曰：“他年失信，复当何如？”牧曰：“吾不十年，必守此郡；十年不来，乃从尔所适可也。”母许诺。因以重币结之，为盟而别。故牧归朝，颇以湖州为念，然以官秩尚卑，殊未敢发。寻拜黄州、池州，又移睦州，皆非意也。牧素与周墀善，会墀为相，乃并以三戕干墀，乞守湖州。意以弟头目疾，冀于江外疗之。^③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，比至郡，则已十四年矣，所约者已从人三载，而生三子。牧既即政，函使召之，其母惧其见夺，携幼^④以同往。牧诘其母曰：“曩既许我矣，何为反之？”母曰：“向约十年，十年不来而后嫁，嫁已三年矣。”牧因取其载词视之，俯首移晷，曰：“其词也直，强之不祥。”乃厚为礼而遣之，因赋诗以自伤曰：“自是寻春去较迟，不须惆怅怨芳时。狂风落尽深红色，绿叶成阴子满枝。”

洪迈曰：“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，尽干利权，判官多至数十人，商贾如织。故谚称‘扬一益二’，谓天下之盛，扬为一，而蜀次之也。”

杜牧之有“春风十里珠帘”之句。

张祜诗云：“十里长街市井连，月明桥上看神仙。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。”

王建诗云：“夜市千灯照碧云，高楼红袖客纷纷。如今不似时平日，犹

① 此处《龙威秘书》、《丛刻》本均作“情”，现通行本《遣怀》诗多作“轻”。

② 《丛刻》本无“大喜”二字。

③ 《丛刻》本无“意以……疗之”句。

④ 幼，《丛刻》本作“雏”。

自笙歌彻晓闻。”

徐凝诗云：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。”

其盛可知矣。

自毕师铎、孙儒之乱，荡为邱墟^①。杨行密复葺之，稍成壮藩，又毁于显德。本朝承平百七十年，尚不能及唐之什一，今日真可酸鼻也。

附：王穉登诗：“新诗一首当缠头，遍醉邗沟十二楼。赢得佳人称薄幸，还如杜牧在扬州。”

钱希言《扬州怀旧》诗：“三度维扬十八年，旧游零落不如前。车傍掷果人何在？桥上吹箫事莫传。潮落远江瓜步雨，鸟啼荒垒竹西烟。风流杜牧元多感，到日登临^②一惘然。”

于邨（生卒年不详），或字武陵（据《唐才子传》卷八），杜曲（今陕西西安）人。约唐懿宗咸通（860—874年）前后在世。举进士不第，往来川陕间。后归隐嵩阳别墅。诗工五言，飘逸多感。有诗集一卷传世。所撰传奇《扬州梦记》，系写诗人杜牧于扬州、洛阳、湖州等地的风流韵事。末附扬州诗若干首。

《扬州梦记》，一作《扬州梦》，一卷，《唐人说荟》、《龙威秘书》、《扬州丛刻》诸丛书均收录。今据《龙威秘书》四集本为底本整理，以民国扬州陈恒和书林汇刻《扬州丛刻》本参校。

① 邱墟，《丛刻》本作“虚邱”。

② 登临，《丛刻》本作“临头”。



扬州芍药谱

宋·王观撰

《扬州芍药谱》一卷，宋王观撰。观字达叟，如皋人。熙宁中，尝以将仕郎守大理寺丞，知扬州江都县事。在任为《扬州赋》上之，大蒙褒赏，赐绯衣银章。见《嘉靖维扬志》中。汪士贤刻入《山居杂志》，题为江都人者，误也。扬州芍药自宋初名于天下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为之谱者三家，其一孔武仲，其一刘攽，其一即观此谱。孔、刘所述，世已无传，仅陈景沂《全芳备祖》载有其略。今与此谱相较，其所谓三十一品前人所定者，实即本之于刘谱，惟刘谱有妒裙红一品，此谱改作妒鹅黄，又略为移易其次序，其刘谱所无者，新增八种而已。又观“后论”所称，或者谓唐张祜、杜牧、卢仝之徒，居扬日久，无一言及芍药，意古未有如今之盛云云，亦即孔谱序中语，观盖取其义而翻驳之。至孔谱谓可纪者三十有三种，具列其名，比刘谱较多二种，今《嘉靖维扬志》尚载其原目，亦颇有异同云。

天地之功至大而神，非人力之所能窃胜，惟圣人为能体法其神，以成天下之化，其功盖出其下，而曾不少加以力，不然，天地固亦有间而可穷其用矣。余尝论天下之物悉受天地之气，以生其小大、短长、辛酸、甘苦，与夫颜色之异，计非人力之可容致巧于其间也。今洛阳之牡丹、维扬之芍药，受天地之气以生，而小大浅深一随人力之工拙，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。故奇容异色间出于人间，以人而盗天地之功而成之，良可怪也。然而天地之间，事之纷纭出于其前不得而晓者，此其一也。

洛阳土风之详，已见于今欧阳公之记，而此不复论。维扬大抵土壤肥膩，于草木为宜，《禹贡》曰“厥草惟夭”是也。居人以治花相尚，方九月、十月时，悉出其根，涤以甘泉，然后剥削老硬病腐之处，揉调沙粪以培之，易其故土。凡花大约三年或二年一分，不分则旧根老硬而侵蚀新芽，故花不

成。就分之数，则小而不舒，不分与分之太数，皆花之病也。花之颜色之深浅，与叶蕊之繁盛，皆出于培壅剥削之力。花既萎落，亟剪去，其子屈盘枝条，使不离散，故脉理不上行而皆归于根。明年，新花繁而色润。杂花根窠多不能致远，惟芍药及时取根，尽取本土，贮以竹席之器，虽数千里之远，一人可负数百本而不劳。至于他州，则壅以沙粪，虽不及维扬之盛，而颜色亦非他州所有者比也。亦有逾年即变而不成者，此亦系夫土地之宜不宜，而人力之至不至也。

花品旧传龙兴寺山子、罗汉、观音、弥陀之四院冠于此州，其后民间稍稍厚赂以丐其本，壅培治事，遂过于龙兴之四院。今则有朱氏之园最为冠绝，南北二圃所种，几于五六万株，意其自古种花之盛，未之有也。朱氏当其花之盛开，饰亭宇以待来游者，逾月不绝，而朱氏未尝厌也。扬之人与西洛不异，无贵贱皆喜戴花。故开明桥之间，方春之月，拂旦有花市焉。州宅旧有芍药厅，在都厅之后，聚一州绝品于其中，不下龙兴、朱氏之盛。往岁州将召移，新守未至，监护不密，悉为人盗去，易以凡品，自是芍药厅徒有其名尔。今芍药有三十四品，旧谱只取三十一一种，如绯单叶、白单叶、红单叶，不入名品之内，其花皆六出，维扬之人甚贱之。余自熙宁八年季冬守官江都，所见与夫所闻，莫不详熟，又得八品焉，非平日三十一品之比，皆世之所难得，今悉列于左。旧谱三十一品，分上、中、下七等，此前人所定，今更不易。

上之上

冠群芳

大旋心冠子也，深红堆叶，顶分四五旋，其英密簇，广可及半尺，高可及六寸，艳色绝妙。可冠群芳，因以名之。枝条硬，叶疏大。

赛群芳

小旋心冠子也，渐添红而紧小，枝条及绿叶并与大旋心一同。凡品中言大叶、小叶、堆叶者，皆花叶也，言绿叶者，谓枝叶也。

宝妆成

髻子也，色微紫，于上十二大叶中密生，曲叶回环，裹抱团圆，其高八九寸，广半尺余，每一小叶上络以金线，缀以玉珠，香欺兰麝，奇不可纪。枝条硬而叶平。

尽天工

柳浦青心红冠子也，于大叶中小叶密直，妖媚出众，恍非造化，无能为



也。枝硬而绿叶青薄。

晓妆新

白缣子也，如小旋心状，顶上四向，叶端点小，殷红色。每一朵上或三点，或四点，或五点，象衣中之点缣也。绿叶甚柔而厚，条硬而绝低。

点妆红

红缣子也，色红而小，并与白缣子同。绿叶微似瘦长。

上之下

叠香英

紫楼子也，广五寸，高盈尺，于大叶中细叶二三十重，上又耸大叶，如楼阁状。枝条硬而高，绿叶疏大而尖柔。

积娇红

红楼子也，色淡红，与紫楼子不相异。

中之上

醉西施

大软条冠子也，色淡红，惟大叶有类大旋心状。枝条软细，渐以物扶助之，绿叶色深厚疏而长以柔。

道妆成

黄楼子也，大叶中深黄小叶数重，又上展淡黄大叶。枝条硬而绝黄，绿叶疏长而柔，与红、紫者异。此品非今日之黄楼子也，乃黄丝头中盛则或出四五大叶，小类黄楼子，盖本非黄楼子也。

掬香琼

青心玉板冠子也，本自茅山来，白英团掬坚密平头。枝条硬而绿叶短且光。

素妆残

退红茅山冠子也，初开粉红即渐退白，青心而素淡，稍若大软条冠子。绿叶短厚而硬。

试梅装^①

白冠子也，白缣中无点缣者是也。

浅妆匀

^① 装，《墨海金壶》本作“妆”。

粉红冠子也，是红缟中无点缟者也。

中之下

醉娇红

深红楚州冠子也，亦若小旋心状，中小紧堆，大叶叶下亦有一重金线。枝条高，绿叶疏而柔。

拟香英

紫宝相冠子也，紫楼子心，中细叶上不堆大叶者。

妒娇红

红宝相冠子也，红楼子心，中细叶上不堆大叶者。

缕金囊

金线冠子也，稍似细条深红者。于大叶中细叶下抽金线，细细相杂，条叶并同深红冠子者。

下之上

怨春红

硬条冠子也，色绝淡，甚类金线冠子，而堆叶条硬，而绿叶疏平，稍若柔。

妒鹅黄

黄丝头也，于大叶中一簇细叶，杂以金线。条高，绿叶疏柔。

蘸金香

蘸金蕊紫单叶也，是髻子开不成者。于大叶中生小叶，小叶尖蘸一线金色是也。

试浓妆

绯多叶也，绯叶五七重，皆平头。条赤而绿叶硬，皆紫色。

下之中

宿妆殷

紫高多叶也，条、叶、花并类绯多叶，而枝叶绝高平头。凡槛中虽多无先后，开并齐整也。

取次妆

淡红多叶也，色绝淡，条叶正类绯多叶，亦平头也。



聚香丝

紫丝头也,大叶中一丛紫丝细细是也。枝条高,绿叶疏而柔。

簇红丝

红丝头也,大叶中一簇红丝细细是也。枝叶并同紫者。

下之下

效殷妆

小矮多叶也,与紫高多叶一同而枝条低,随燥湿而出。有三头者、双头者、鞍子者、银缘^①者,俱同根而土地肥瘠之异者也。

会三英

三头聚一萼而开。

合欢芳

双头并蒂而开,二朵相背也。

拟绣鞞

鞍子也,两边垂下,如所乘鞍状,地绝肥而生。

银含棱

银缘也,叶端一棱白色。

新收八品

御衣^②黄

黄色浅而叶疏,蕊^③差深,散出于叶间,其叶端色又微碧,高、广类黄楼子也。此种宜升绝品。

黄楼子

盛者五七层,间以金线,其香尤甚。

袁黄冠子

宛如髻子,间以金线,色比鲍黄。

峡石黄冠子

如金线冠子,其色深如鲍黄。

鲍黄冠子

① 缘,《墨海金壶》及《丛刻》本均作“丝”。

② 衣,《墨海金壶》及《丛刻》本均作“叙”。

③ 蕊,《墨海金壶》及《丛刻》本均作“叶”。

大抵与大旋心同，而叶差不旋，色类鹅黄。

杨花冠子

多叶，白心，色黄，渐拂浅红，至叶端则色深红，间以金线。

湖缬

红色深浅相杂，类湖缬。

龟池红

开须并萼或三头者，大抵花类软条也。

后 论

维扬，东南一都会也，自古号为繁盛。自唐末乱离，群雄据有，数经战焚，故遗基废墟往往芜没而不可见。今天下一统，井邑田野虽不及古之繁盛，而人皆安生乐业，不知有兵革之患，民间及春之月，惟以治花木、饰亭榭，以往来游乐为事，其幸矣哉。

扬之芍药甲天下，其盛不知起于何代，观其今日之盛，想古亦不减于此矣。或者以谓自有唐若张祜、杜牧、卢仝、崔涯、章孝标、李崱、王播，皆一时名士而工于诗者也，或观于此，或游于此，不为不久，而略无一言一句以及芍药，意其古未有之，始盛于今，未为通论也。海棠之盛，莫甚于西蜀，而杜子美诗名又重于张祜，诸公在蜀日久，其诗仅数千篇，而未尝一言及海棠之盛。张祜辈诗之不及芍药，不足疑也。

芍药三十一品，乃前人之所次，余不敢辄易。后八品，乃得于民间而最佳者。然花之名品，时或变易，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？后将有出兹八品之外者，余不得而知，当俟来者以补之也。

王观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通叟，如皋（今属江苏）人。宋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）进士。曾官大理寺丞、翰林学士、江都知县。能词，宗柳永。因赋《清平乐》词涉忤上，遭贬官。曾作《扬州赋》，神宗阅后，大为褒赏。著有《冠柳集》，早佚。

宋代，“扬州芍药为天下冠”。传世芍药之书，则有刘攽的《芍药谱》、王观的《扬州芍药谱》和孔武仲的《芍药谱》三种。《扬州芍药谱》版本众多，《说郛》、《百川学海》、《墨海金壶》诸丛书均予收录。现据《四库全书》本标点整理，以《墨海金壶》、《扬州丛刻》本参校。



扬州赋

宋·王观撰

刻扬州赋序

自昔都邑，莫不有赋，所以陈事考迹，征信文献，而鉴观盛衰得失之故者也。是故京都七赋，班、张、左氏竞美于其前；会稽三赋，龟龄先生绍休于其后。乃若扬州赋者，王观通叟之所著也。腴辞奥义，于稽其类，其真嗣响汉晋、先驱宋贤者乎？世之览者，知重诸作，而斯文之妙，莫或有举之者，岂献亡简脱，世鲜传见故耶？余素钦宏撰，而欲见未能。乃后得假观于北湄王公所，即手录之。间因展诵，词丽而雅，意婉而思深，泐泐乎《传》所谓有裨益规讽之忠者。其见褒时君，垂声纪志，固为殊遇，又诸贤所稀有者。顷纂郡史，蜀冈盛公讯及颍蒙，因出兹编，公忻赏焉，如获珪璧。汇刻全篇，流布渐广。第举其正文而遗其附注，遂令读者不无阙文之憾，恐易湮逸，辄用校讎，稽厥履历，并述事传，罔俾尚论者徒曰艺焉尔矣。畀诸梓人，公我同好，庶往哲懿美，复昭于世，而产斯宦斯，其益得所感法乎。昔左思赋《三都》，人无见重者，托序元晏先生，遂克大行。余也贤让士安，而此赋固将祖述太冲而无愧者。虽文之显晦固自有时，其真有幸不幸焉者乎？窃欲更加据摭，补所未备，从宋迄今，拟为后篇，不啻陈氏之《续赋》，惟以美郑侯云尔。殆可统萃邦典，少赞徽猷，盖有志焉，而未之逮也。书此以俟。

嘉靖乙巳岁孟春，后学仪真张渠撰。

本 传

王观，字通叟，海陵如皋人也，司封员外郎惟熙兄惟清之子。天性英迈，洽闻强记，善属文，下笔累数千言，不复润色，而华藻灿然。至和、嘉祐间，与从弟觐从安定胡先生学于上庠，声称籍甚。淮海秦少游谓其舅弟高才力

学,无与比者。及试开封府,相继为第一。观举嘉祐二年进士,除为少府。大将军曹爽等奢放,多有干求,惮观守法,乃徙为太仆。六年,迁大理丞,知江都县,卒。其守法厉而严,人以为不可及。素耽著述,集稿甚富,今行于世者,有《天鬻子府元集》及《芍药谱》、《鬻子注》诸书。其在江都,尝著《扬州赋》,并自为注,上诸朝,大蒙褒异,赐以绯衣银章,当时荣之。今读其赋,文丽而雅,有裨益规讽之忠。

扬州赋

扬州,古都会也。枕江臂淮,与益部号为天下繁盛,故有唐以来,节镇首扬、益焉。今夫废兴之迹,与乎土风、人物、贡赋、井邑之纤悉,详见于传记,可得而考。因摭类次第而赋之,辞曰:

天鬻先生溺意艺文,绵日穷年。杞踣蹕之短步,郁遐情而不宣。怅江淮之去来,间走陆而航川。徒踰蹶而奚补,寄赧色于颓颜。睇故国之荒芜,尚气象之巉岏。思抽毫而吊叹,伤日月之徂迁。环中丈人推手而前,曰:子非无文,何为蓄辞华于一言?先生答曰:去来于兹,十历春秋。或行役之不遑,或疹疾之相婴,有所不暇。丈人曰:子今请邑此邦,古今之废兴,人物之贤愚,封域之遐迩,土风之纤微,贡赋之所出,心详目熟,益已周矣。请子赋之,吾将观焉。先生因驱拨冗猥,涤虑操觚,放肆厥词。

呜呼吁歔!策驱骖以出游兮,款近郊而惊春芳。华冉冉以摧谢兮,俄泛然而点尘。税倦鞅于危冈兮,俯楼栏而栖神。哀衰残之戟目兮,发古意之酸辛。搜传记之浩穰兮,契口耳之传闻。稽质乎地志兮,参验乎乾文。牵牛婺女,流为扬州。《春秋元命苞》^①曰:牵牛流为扬州,化为越国,立为扬山。南蹶乎巨海之浒,北压乎长淮之流。《书·禹贡》:“淮海惟扬州。”包有吴越,首建足周。《舆地志》:扬州于天文属斗牛婺女之野,星纪之次。自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,是为星纪之次。吴属南斗,越属牛女,扬州之域,包有吴越之地。《保章》辨之以星土之数,《周礼·保章氏》以星土辨九州之地,星纪吴越也。《职方》分之以畜产之由。《职方氏》:东南曰扬州,其利金锡竹箭,其民二男五女,其畜宜鸟兽,其谷宜稻。兹惟陶唐置牧十二,扬居其中,世济以治。夏因商,袭九州以异。惟周封建,各正其地,季末解纽,侯国争利,犬羊用人,孰作藩卫?嬴秦咄嗟,奄有神器,煨烬坟籍,变乱古制,罢侯为守,郡县始置。昧形势之孤弱,薄恩亲于子弟。下更晋汉,南北

① 苞,原本作“包”,据相关史籍及下文改。